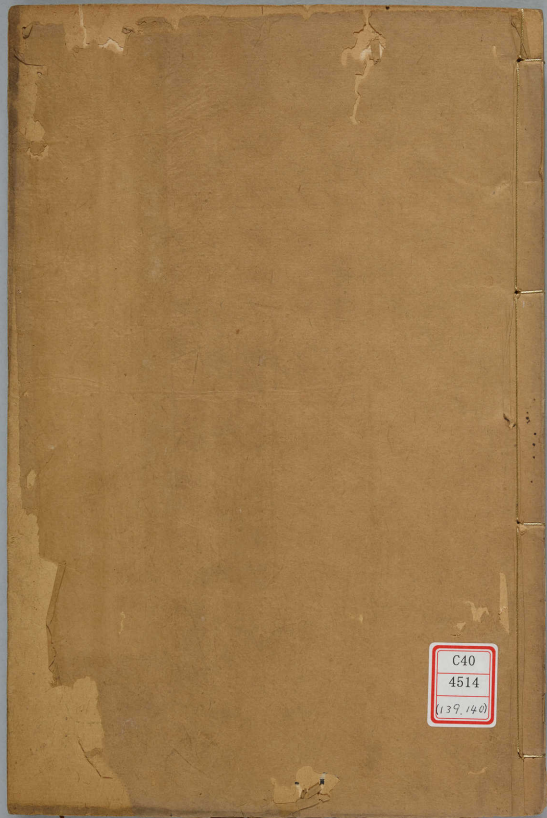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9, 140)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於州紫雲山
我微英塔院江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六

拈古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
子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
甲下手濟拈棒與僧擬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
處較危收來太速師云臨濟大師等閒提掇磴礪自
在者僧出衆不顧危亡且蒿枝子拂相似還許商量
也無卓拄杖云粉骨碎身未足酬汝等諸人皮下有
血麼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叅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雪竇云雪竇卽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開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惜箇無開合漢被欽山熱瞞當時纔見伊舉畢何不卽豎拳云和尚莫寐語好直令欽山有無窮韜略未免倒戈而退雪竇恁麼道也是隨和逐惡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荅帚柄聊與三十雪竇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師別云雪竇祇見一邊殊不知睦州老漢量才補職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谷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山又休去雪竇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錡鎚德山旣以已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

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實一時打趁師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邊揩痒一出一入一捱一撥不妨好手雪竇恁麼舉從上諸聖且置這一隊漢向什麼處去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爾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雪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精辯看師云保福斬關索將太原孚信手騫旗大衆瓜卽喫了且道太原孚道箇甚麼者裏放過不惟辜負古人亦且

埋沒自己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溜麼去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玉撈著便水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師云盡謂宗師手段善能點鐵成金雲門却乃逼死蛇化龍諸人要見洞山倒斷處麼飯袋子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不久爲唱導之首賓云不入者

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克設饋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趕出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旣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師云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雪竇要索者一頓棒正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驀卓拄杖云汝等諸人並遭點額了也還有鑑在機先踴躍飛騰者麼屈屈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雪竇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辯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師云古南亦不解答話只是識病待有僧出但云膏肓之疾不堪醫治大衆動著了也若善承當便是千佛一數

舉趙州到黃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雪竇云直

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甚麼
笑賊過後張弓師云雪竇笑一笑祇是不合隨趙州
語脈走畢竟如何賊賊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
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
祖云如何是珠雪竇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
手者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習
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師云南泉太煞
緊詞待問如何是如來藏但云更莫別求又問如何

是珠一槌擊碎了也不妨好手諸人還會麼試爲平
展往來者是誰道來不往不來者又是誰道來如來
藏又是誰道來摩尼珠又是誰道來還會麼若更不
會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
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
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甚麼伎倆免
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
若與麼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
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師云雪竇具定古今之眼然古南有三十棒一打馬師不應自惑二打欽師不應被惑三打雪竇不應判惑更有一棒欸欸與諸人道破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瞻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吐舌雪竇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

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師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兩箇風顛漢驀劄相逢拳來脚應敢問大衆普化踢倒飯牀臨濟一條棒尋常橫打豎打到者裏因甚吐舌還見二老漢麼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睂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雪竇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睂毛未曾眨上說甚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睂毛爲甚麼不眨上竇便打師云三角睂毛若無雪竇洎合打作兩楸卽

今有問劈脊便打討甚脅毛

舉巖頭叅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
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叅公大難承當巖頭云
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竇云
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
纔禮拜劈脊便打非惟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叅老還
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到封侯也是閑師云大衆
雪竇恁麼道雖則看孔著楔殊不知巖頭歷代簪纓
若不是德山如金博金大難酬對洞山向背後叉手
道若不是叅公大難承當誣人之罪以罪加之簡點

將來四大老固雖各恃已長衲僧門下總欠棒在何
故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忽有箇漢出
來道古南也是爲他閒事合掌云山僧罪過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旣不是旛
風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云風動旛動旣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
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師云巴陵大似見角知牛
雪竇乃因風吹火固能盡力提持要且未解與祖師
作主古南也則因風吹火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大衆
曹溪大師來也高著眼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義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師云奇怪龐居士雖是俗漢置箇問端却解把定封疆則川乃來風深辨雖然可惜當時放過者老子待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便與把住云者藏頭露尾漢更若擬議拈茶籃便打不惟截斷此老葛藤亦見

我方袍圓頂中人別有長處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師云安國也是自起自倒喚作拳頭道失得麼不可喚作拳頭道得得麼只爲喚作拳頭若向得失上走有甚了期雪竇雖則動絃別曲要且不出此老圈續畢竟如何展手云急須著眼看

僊人

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

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山云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撲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仔細點簡來未免一時埋却師云者僧藏鋒運劍被鼓山二十棒直得橫屍萬里雖然如是傍觀者哂舉巖頭雪峰欽山問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

云是卽是打我大殺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雪竇扶強不扶弱不知德山老漢被欽山一拶直得推過別人擬議便打死馬醫了也若據令而行何待道天皇龍潭纔踏步向前便大棒趂出定龍蛇擒虎兇又有甚麼過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雪竇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師云古南則不然如何是般若體盲人見暗如何是般若用機婦停梭大衆何必特地叅詳幸在家中穩坐還會麼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舉烏曰有玄紹二上座到曰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曰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曰云爾旣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

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師云雪竇道宗師眼目須至恁麼且作麼生是宗師眼尋常說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還恁麼分析得麼分明告報諸人豈特二上座假使盡大地從凡至聖有情無情若草若木到烏曰拄杖下並須百雜碎何故不見道同坑無異土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我眷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

辯取師云大隨牙如劍樹者僧好話欠圓當時待他與麼道但云啻取供養和尚拂袖便行即使大隨古佛未必到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師云爭之不足讓之有餘禾山云是何道理師云知卽得趙州云明年與和尚做領布衫師云趙州古佛不解相體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

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師云長人志氣復云大衆諸老宿與麼拈提似未愜病僧意在何故殊不知南泉老漢以已方人因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當時者僧待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但云與麼則某甲與和尚平出也旣顯自己手脚便不虛他一番法施還會麼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舉茱萸把一椶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椶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椶茱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

出師云虛空是檝茱萸便打虛空消殞也無還會麼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鑪羊挂角時
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
布衲保福較些些子師云鑪羊旣挂角保福此語從
甚處得來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
出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鑿子法眼和尚遂乃
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
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

法眼云我會也雪竇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
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
因什麼拋磚引擊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
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師云趙州拋磚引得箇鑿子
可謂不虛開箇夜鋪雖然敢問大衆者鑿子引得來
有甚用處若無用覺鐵觜又道如拜將相似若有用
且作麼生用他古南今晚話雖不答出手用者鑿子
去也久立歸堂

舉爲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爲云田中多少人
山插下鋤子叉手而立爲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

得鉢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鉢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鉢處又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鉢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馮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師云仰山父子一期之作見機知變同死同生古今宗師仰羨激揚要且出他範圍不得諸方謂之插鉢話逐塊了也作奇特商量孤負古人不少還會麼騰騰任運無餘事全體分明小釋迦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

僧云常喚主人翁自云諾醒醒著他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雪竇云蒼天蒼天師云者僧若從瑞巖來待問如今還喚得應麼但云和尚莫瞞某甲不惟爲瑞巖作主亦免雪竇助哀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船雪竇代云久嚮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峰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

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黎事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得天下橫行師云覆船把髻投衙溯流尋源寄打二十棒也得因甚雪峰也自喫二十棒還會麼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雪竇云俱忘未忘總繇我保福因甚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

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乃復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師云保福向懸崖走馬劍刀翻身固是好手雖然呈能露巧之時何似帝力不知之世具眼者辯

舉雪峰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云二老宿是卽是只知雪峰放行不見雪峰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

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栗師云
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雪峰旣開闢乾坤保福鵝
湖便各封疆把定雪竇眼善別機宜識休咎祇如杜
撰衲僧如麻似栗還許伊望州亭烏石嶺相見也無
良久云總在這裏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
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
爲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
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
失命師云雪竇與賊過梯古南則不然前來也笑後

來也笑明眼衲僧分踈不下忽有箇漢出來道古南
也是與賊過梯直向道還我刀來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峰見云者老
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峰舉
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
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
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
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
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

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師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諸人若于鐘未鳴鼓未響時會去不惟穿却德山明招鼻孔亦乃坐斷巖頭雪竇舌頭不然碗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要會末後句且緩緩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雪竇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

就錯師云雪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有照有用不虛爲一方住持三聖雖則當仁不讓要且自己話頭也不識簡點將來總被者獼猴換却眼睛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師云洞山理長則就雪竇舉

一明三祇如將來既不受諸人早晚橫披豎搭是衣不是衣一日過堂兩度濕是鉢不是鉢若是爭奈洞山不肯若不是祖師衣鉢掉向甚處去也卽今日用行持又是箇甚麼諸仁者若於此入門何待兩手分付庾嶺力爭管取黃梅兒孫傳徧天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師云雪峰老漢慣得其便雪竇好二十棒只是下手太遲卽今有問古

南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和聲便打云一棒打殺縱饒作家又向甚處啗啄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卽心是佛師云是什麼語話國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代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手載難忘師云馬祖國師鼻孔總被伏牛穿却了也忽有箇漢出來道是甚麼語話劈脊棒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不見什
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
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
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
此師云雪竇道鏡清被玄沙熱瞞殊不知玄沙却被
鏡清惑亂只今禪流莫有見者箇法麼切忌撞著露
柱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云者漢勞而無
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

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師云釣得底也是困鱗雪竇情存取舍要見船子大
遠在乃云千尺絲綸直下垂老婆心切一波纔動萬
波隨總在者裏夜靜水寒魚不食離釣三寸滿船空
載月明歸少賣弄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六終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七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雲門可謂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王宮未降已呈身說出爭如未說親腳下兒孫咸具
眼未須有我便無人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未離兜率降王宮南北東西業在中未出母胎度人
畢彼此眼橫兼鼻直棒打石人論實事莫待當來問
彌勒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
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嘗齋卽知全鼎味自明便乃識衆生漫言德相初無
證午夜何人不見星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當陽寶座不離身徧界巍巍不動尊諦聽金槌纔一

震聖凡曾不隔纖塵

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
那一通世尊召僊人僊人應諾世尊曰那一通爾問
我

開口問通口無礙那通何待問人來僊人可惜無僊
見辜負瞿曇口合開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
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
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
良馬見鞭影而行

外道截斷有無言世尊不動大人相迷雲當下豁然
開鞭影至今留榜樣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又問今日說
何法曰說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
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定法不定法兩法信口發言下覓踈親蹉過如來法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問云汝
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
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
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

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佛既不入我豈有出直問直酬言端語的一身隨處
安何須論時劫提婆達提婆達具骨誰言不如佛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
首以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爲宗梵志云我義以一切
不受爲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
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云
人天衆前幸當得勝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
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
負門處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

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明鏡當臺胡漢隨現一切不受自遮其面負門龕隨聲逐色眼模糊負門細避色逃聲本何據人天二乘皆不知知音知後更誰知寧於有智前斬首箇事還須鐵漢爲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

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二徧迦葉亦起舞三度王曰迦葉起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起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起舞王乃信受山河大地作琴聲迦葉頭陀起舞身一彩自來成兩賽謾將餘習誣平人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一莖草上全神

變大地無人著眼睛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子過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到處露頭面無人識得渠獨尊三界外問著恰如愚世尊一日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三喚舌頭在口三應眞佛在身誰信娘生箇具骨元來節節是黃金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曰持鉢去

持鉢當依七佛儀阿難日用似無知當時便走總不問任是瞿曇沒下錫

世尊因靈山會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

丘同聲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從本已來無我人內心起處見冤親忽然悟得心如幻全殺全生證本身

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者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者婆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

髑髏徧野空雙眼箇箇敲來不動身堪惜者婆曾未

省一般生處兩般陳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室建一梵刹時有賢於長者持標於指處挿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指地長者挿標立處卽真竝皆佳妙若人未悉端繇方木不投圓竅

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

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持刀與放刀不隔一條線

時人只爲自顛顛那知作佛原成現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
智不應若言有智不應二二之義云何世尊曰
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
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一義二義
分明說也原無說分明聽也本無聽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
黎圍之遂告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
傳授將來毋令斷絕

分座令坐伽黎圍正法眼藏兩手付多季多子塔前
機不識而今幾人悟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
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
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
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箇甚麼
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
中六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
放下六根塵與識無可捨處如壁立內外渾然生死
空徧界輝騰絕踪跡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拈花微笑古今傳骨要靈時眼要鮮覷破瞿曇迦葉面更無一物喚單傳

世尊在初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汝

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訶斥蓮花見色身諸人眼裏莫無筋囊錐已露少相識却憶巖中宴坐人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

隨色摩尼常在掌何曾袖却問天王祇因搨瞎前來

撰述

佛雲和漢金剛經

八

眼頂髻人人便放光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
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
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
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
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大座當軒語似雷從來識寶要何何隨聲只簡他人
過蹉過瞿曇總不知

世尊因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
世尊當何所示佛云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語默尋常不撥行云何證處忽生情當何所示汝此
問直下迴光證現成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踟躕而坐有二商
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
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
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
問曰爲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笑
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微微一笑舉袈裟禮拜商人也作家四十九年多少
衆苦哉錯認佛陀耶

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直透威音刼外空生凡育聖總渠儂堂堂面目現爲點過去如來立下風

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深施陷穽喚人來敵手相逢盡不呆便把門來當面鎖從教古佛也難開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憚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惟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無有衆生乃發心忠言逆耳在知音鐵輪頂上雖旋逼正眼圓明自古今

世尊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

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

下下人明上上機要求合轍問車移覺而不見眼無物始信如來正徧知

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凡情聖見兩重關大智如何也去攀瓦解冰消無別力全身已陷鐵圍山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在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

曾轉法輪邪

四十九年說不著文殊末上請再轉咄哉當面露全鋒莫道渠儂不通線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

摩胸普告人天衆觀體風流親賣弄有諸已而施諸人滅與不滅看變動男兒若解自摩胸涅槃生死都如夢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榔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卽時金棺從七寶牀升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堂堂三界紫金容末後雙趺露榔中三昧火焚誰道滅至今逼塞滿虛空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

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菩薩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罔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靈山女子自倒自起盡其神力托梵天鼓兩片皮鳴一指阿呵呵會不會分明巨浪湧千尋到底澄波不離水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

接得示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妙德分身百草頭逢人賣弄不知休當時命採便一
捆殺活機輸我一籌

文殊問庵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
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
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
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
所宜是爲死義庵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

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隨宜生不生莫問明知被流
轉千年桃核舊時仁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在
姪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纔
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
量捷槌迦葉旣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
一夏三居制不遵舉椎欲擯令當行須知海嶽歸明
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

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策起一雙眉底眼尊者何嘗見佛來當下有王能自見何煩更道達池齋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爲僑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惟欠一指

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佛卽授與落髮披衣

彼以惡來我以慈受一語喚著殃崛不走狂機內有道人身顯發須憑過量人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

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
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
聞當時分挽

子母未分持問世尊從賢聖法未嘗殺生誠哉言也
利樂有情快令母子同時證生死無干自在身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
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
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
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怎麼去女曰諸佛弟
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

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人人腳下通霄路去來坐立無回互漫疑月上所言
差一句截流全體露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
轉却女身曰我從一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
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
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像
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
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
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卽

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天而天處人而人求女人相了不可尋乾坤坐斷元初體不用迷頭更問津

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曰屍在此人在甚麼處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妹悟道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所需我能給施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

不應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需我悉有之若此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無陰陽地坐還行叫不應山呼卽應無根樹子赤條條一切人天承此蔭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七終

撰述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八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八

頌古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
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
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

同生不欲見觸處分明現好事不瞞人十指難遮面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
力爲父母說法

堪笑那吒太子好肉無端剗瘡那信骨肉未析本身

說法無藏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雙林傳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陞座以尺拊案一下
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問曰陛下會麼帝云不會誌
云大士講經竟
大士談經口脫空當陽一擊動真龍誌公道箇講經
竟大似風吹別調中
傳大士見梁武帝不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爲甚不起
士曰法地一動一切不安
大士見王不起却將法地供招誰信擎拳稽首未嘗
動著絲毫

傳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梁武帝帝問是僧
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靴履帝云是
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只認衣冠不認人梁王何故眼生塵三蒙顧問三回
指直道無如我敬君

傳大士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喻山水坦然平敲
冰來煮茶

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敲冰煮茶用來恰好

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諍之不足讓之有餘雙林大士額上無脣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爲師曰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開市橫身似撒顛隨身布袋負多年時時示衆衆不識却喚回頭乞一錢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

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
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
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
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
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
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
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
一微

一微空故衆微空空色將爲徹底窮誰識真人本無
位面門出入不通風

南嶽慧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
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更有甚衆生可度

佛及衆生一口吞死生凡聖覓無痕度人自度無他
旨只是無人識口門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
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
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藥王焚身智者悟金剛正體無今古靈山一會尙儼
然烏啼花笑春光露

善財初叅文殊次詣妙峰山叅德雲比丘四維尋覓
七日方見在別峰山徐步經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
得憶念諸佛普見法門證發心住

隔牆見角便知牛知識南方仔細求東沒却從西處
湧放收不在別峰頭

妙高山頂青青色一片洪蒙鑿不開七日玄黃隨念
兆別峰相見德雲來

善財詣那羅素國叅毘目仙人仙人伸右手摩善財
頂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
塵數世界中見佛聞法經微塵數却得諸三昧光明

爾時僊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
空花水月修三昧白日青天夢一場行盡江南千里
路覺來身不在他鄉

經首題八字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
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腳師云卽
八字是註腳

文彩未形知甚字日明雲暗了無疑自從八字重新
註賺殺平人摸壁籬

楞嚴經七處徵心

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桃花風雨後何處避殘紅

八還辨見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歌聲始覺有人來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若能轉物卽如來大地山河絕點埃信是瞿曇無妄語至今平地露屍骸

若能轉物卽如來一法休將兩樣猜不記當年寒范叔今爲秦相過門來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湛然當處常現覓卽知君不見不若擲瞻眼睛直證本來頭面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剖石出玉雖好手撥波求水未爲奇明珠萬斛難收攝撒遍大千人不見

佛告阿難若能推者卽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修山主云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如今推也是子是賊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見猶離見見不及甕裏何曾走却鷲衲僧直下不翻身莫嫌拄杖當頭楔
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後長水
法師持問瑯琊覺禪師覺應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長水悟旨

山河大地清淨本然忽生異問河裏失錢靈龜曳尾
多成迹喜得師僧桶底穿

性覺妙明本覺明妙

性覺妙明本覺明妙認影認光失宗隨炤握造化之
淵源總佛生之樞要山河大地本無餘擊碎驪龍明

月珠

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握卽是拳開卽成掌片雲太清不離舊樣開發羣蒙
俯提弱喪南海波斯入大唐眉毛只在眼睛上

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子丑寅卯丙丁甲乙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海神知貴
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圓覺經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
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

喫飯親曾咬著沙春來無地不開花大光明藏同時

入醉客無過一盞茶

一切障礙卽究竟覺

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仁者見來是仁智者見來是智爭如放下兩頭一任南來北去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渴來飲水困來上牀

鳥足自短鶴脰自長誰住原西寺鐘聲送夕陽

法華經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青山低處見天濶紅藕開時聞水香歷歷古今無別

法蝦蟇蚯蚓放常光

假使滿世界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何是佛智開眼休瞋睡饒舌老瞿曇熱氣換冷氣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仰彌高鑽彌堅遠過河沙國近在口皮邊何故無人

能到形山壁立絕躋攀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世間相常住花落春風裏不了目前機茫然無本據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道場十劫坐全身通敗露更道佛法不現前那識師
姑女人做

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
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
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乾坤把定生死踰開本無位次不用安排葬開卽解
向日蕉長只爲聞雷塵塵自貫法法全該如來明見
如斯事三界堂堂絕去來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
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

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
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
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
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
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得與衆魔共一手作諸
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
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
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
欲出

空生持鉢維摩盛飯兩兩分明何勞再勘於食等者

法亦等茫然置鉢不自肯一回舉出一回新弄潮須是弄潮人

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文殊無說尚干舌居士忘言直指人不二法門元不二相逢箇箇淨名身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滔滔流水分涇渭落落黃金作釧釵明舉向人猶不薦待看雙手撒懸崖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四大將無來作有一身以已去方人曾聞打水魚頭痛我佛元來共一真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清淨行者不涅槃美食不中飽人餐破戒比丘不入獄一任隨鄉與入俗兩箇將來一鼻穿推向人前轉輾輾

金剛般若經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卽從座起讚曰希有世尊著衣喫飯尋常事坐臥經行佛不知冷地空生讚希有祇園一會別雙眷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如是住如是降隴公一口吸西江曾憶天台窮拾得常拈茗帚掃僧堂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若見諸相元非相突出嘉州箇大象日炙風吹頂髻

輝珍重時人看榜樣

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四五六三二一一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爲問此經何處來兩片唇皮人不識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應無所住生心也觸處元來不是塵

撰述

佛學叢書卷之七

二

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般若鋒兮金剛啖唾面攔腮本無間今人輕賤了前人一片浮雲開日面

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如來所得一款招成堪笑僧繇雖敏手何曾畫得誌公真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德山行脚從一婆子買餅點心婆子便問三心不可得上

座點那箇心德山無對

三心不可得老婆也不識驀地問將來打教骨頭出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眼生三角頭峭五嶽驀面欺人因病發藥一片旃檀一片香切忌無繩而自縛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餒兒嚼飯甚生憐古鏡多年認作磚忽地有人來看破笑他夢話幾時圓

華嚴經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

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
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白象住於空中
普賢普眼同一普佛眼從來不能觀一念纔興三昧
中六牙白象空中露轉處固無多好事不如無徧觀
入定求三度早是無風自起波

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
相所住處不普云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
得何況普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
境界而入其中能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菩薩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修行為家法

聖著磕著零零落落生成鼻孔遶天凡聖無繇把捉
曠大却來不出門饑餐渴飲本同根提掇兒孫行本
分莫教放過棒頭痕

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
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
經卷如何等大千無干頓漸與徧圓微塵指出通身
眼饒益何曾待口宣

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

法身流轉衣錦夜行日行不覺喚作衆生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若是鷲王擇乳當面也須
問過

涅槃經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爲燒薪
黑夜三更認子爲賊趕到天明笑殺老伯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八終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九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頌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寶座正當陽龍象雲來集彼此幸無事無端目一捏
堪笑老瞿曇憐兒無合煞正令不自行隨邪還逐惡
若盡法一槌奪轉不饒伊大智文殊直打殺

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

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迷雲忽大開外道我家兒
鞭影再揮何處摸索珍重阿難仔細行脚

蒙山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
志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
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
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
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
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

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
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
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
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
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不思善不思惡直下豁開本面目如人飲水惟自知
將此身心奉塵刹嶺外徭獠秦時轆轤兩手歸來空
索索

僧問南院古殿重興時如何院云明堂瓦插簷便恁

麼去時如何院云斬草蛇頭落

古殿重興來風深辨一問一酬曾無背面便恁麼太
廉纖寶劍揮空截異談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
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
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
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採竿著身寒噤枯坐好箇師僧莫教話墮暖氣絕然
無漆桶何時破老婆子丈夫作膏肓病能發藥燒庵
若解救着毛俗漢回頭也不惡

林間錄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
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南禪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
淨戒寺南公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
時至三鼓圓公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日
各還山南公偶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
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
人南公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
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笑曰疑殺天下人
焚香相向對坐深更不煩齒頰家風已傾向上人行
履果爾出常情君不見魯仲尼溫伯雪千古兩奇人

相見有何說疑殺人爲評出水中乳鷺王擇
欽山文邃禪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山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山曰
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粗言及細語立義人前舉拈來倒問伊如隔千山去
可惜許第一義明眼人前爲刺語

僧問華嚴靜禪師大悟底人爲甚却迷答云破鏡不
重照落花難上枝

大悟底人爲甚却迷全身放下百無知落花絕氣息
破鏡照功虧透出情量及盡玄微撒手無依愁布袋

他家有通人愛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
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
生買僧無對

貴賤分明人各有身南泉欲賣買者何人物憑主呼
喚奴見婢殷勤遼天索價有理難伸收拾罷謾鋪陳
比來一樣娘生肉倚勢欺人不當真

陸亘大夫問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
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食多不卽化酒多不自醒天地我同根舌頭向外呈
王老師不多爭兩眼觀西北意却在東南喚轉大夫
來牡丹花在庭

黃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不著便底恁麼行
脚何處有今日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僧云只
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
師

打破大唐國從來沒有禪墮却酒糟漢那嘗蜜中邊
白牯驚奴却知有黃頭碧眼未惺然撒來網子更縵
天諸人何處有今日穎脫除非桶底穿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
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
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
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
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
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
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
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
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穩密田地神通游戲放四捉三有何憑據有眼未通

方從他打瞌睡山門佛殿常相對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
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
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
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尊者去持鉢檀家正當產送語復傳言應時獲分娩
節拍互相成機關幾人見今古光芒燭四衢斷疑須
是吹毛劍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
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
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無舍利更取
兩尊燒院主自後睂鬚墮落

天寒人也寒木佛燒一箇舍利杖頭撥生機誰勘破
金佛泥佛兩不同真佛同來內裏坐桃源悞入平地
神僊殃及池魚城門失火太放憨生按過睂鬚墮落
出人前仔細看來成甚麼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
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

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墜一轉已差二轉大錯轉轉商量識甚好惡野狐精落不落莫換而今者頭角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臺山路漫漫老婆指驀直脚跟猶未動便應打三十咄哉與麼去伶俐人難得趙州老太饒舌順墨填朱證龜成鳖滿口含霜說向人君向瀟湘我向秦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

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前後一拳頭相見庵中主壁立絕商量哆啞爲君舉達士意刻句昧夫辭害意側耳喪家珍鷄子新羅去兩頭截斷露堂堂智鑑當軒無點翳

趙州因有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句內有機手頭有眼密密相親輾成一片多情者迷歇狂者薦不搭紅粉也風流古佛分明是趙州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又僧問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柏樹子成佛時

庭前柏樹子指出大家看壓雪何嘗萎經霜稍見寒境示人來何莽鹵誣他成佛也無端衲僧如具眼不被趙州瞞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

撰述

牛頭山志卷之十一

狗子墮異類佛性問有無點鐵成金手換胎奪命符
機前露眼目逐塊却之乎趙州老老江湖從他百怪
千妖現不掛當門白澤圖

鄂州巖頭全叡禪師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
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
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
師曰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師去
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
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
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

年活

鐘鼓猶未鳴法堂托鉢出奇哉粥飯頭做來不得力
言鋒驀面來藏身似不及飯已遲肚要喫機已發箭
中的虎坐耽耽帷幄中逆水之波幾千尺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到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
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
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
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
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
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

撰述

朱子不語可錄卷下

丹

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居上必寬在下有禮敵勝全鋒如何擬議巍然出格
人不逞小兒伎從西過東竿木隨身從東過西逢場
作戲是賊識賊同得同失無語其聲已若雷孤峰白
浪更潏洄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
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本是嶺中人愛說福建話大地撮如粟普請看甚麼
拋出須彌萬仞機逢人豈是閒相罵呵呵呵明眼衲
僧分疎不下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
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監拂他
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
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
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
珍重出師曰是不是

盲聾瘧瘕漢佛法如何接坐視你諸方伎倆盡皆歇
要知利生門只明三病漢從來不受接接得也大奇
玄沙老金百鍊巧說法要真方便汝諸人耳何聞目
何見坐却咽喉無出氣一超直入如來地

撰述

先子未信言錄卷之九

十一

玄沙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

一不成隻兩不成雙因我禮汝手脚難藏洞山初不會迦葉老承當牽牛入井搖驢釘椿生意外韵出無腔赤幡在手誰能奪共許渠儂建法幢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瀉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靈雲見桃玄沙保未將空合空以水投水千里同風

一生知己語驚河漢智窮法髓井蛙醯雞晝啼不已湖南長沙景岑禪師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間題取一篇好

格外之機鑑先之用後以智拔先以定動安名黃鶴樓一篇已題好千佛不知踪佳詠稱崔顥唱彌高和彌少長沙作手天然巧幕呼措大得閒題妙句驚人那得知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

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揷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
檠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
尚檠便打趂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老和尚揷黑豆虎鬚慣捋風顛手破夏來暫禮拜劈
脊便打甚奇怪數里疑此事却回再安顛此話已大
行面皮厚三寸瞎驢成隊喪全機食飽傷心多氣悶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辭臨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
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
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
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蘆花裏

淹殺師遊歷罷直住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
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
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
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棲鳳巢
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
無閣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
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閣
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赤稍魚南方去脚未出門遭授記綿裏有鍼人不知

擺尾搖頭深自許卓庵接書不妨俊利雞棲鳳巢知
汝來處雲月同溪山異無舌人爭解語忽然下箇頂
門錐蓬瓠淹來無出氣叉手當胸眼似睂走到夾山
見臨濟棒下轟騰起臥龍溪山雲月本相同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
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
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
時落魄

烏雞深夜放玉兔曉懷胎觸處逢渠也同行呼俊哉
一人與麼來一人與麼去尊貴本天然功勳非素位

披毛異類且同塵百草顛頭冷潑人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
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
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
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
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
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
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
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
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猛獸入陷穿爪牙怒無放神魚吞綸鈎三千鼓風浪
無端老雲門教壞人男女牙爪放風浪無笑看飯袋
子接待杜禪和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在瀉山爲直歲作務歸瀉問甚
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叉
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鋤便行

近問遠對遠問近對放去收來無面無背啐啄同時
照用無晦小釋迦已透牢關老瀉山善施圈續南山
茅草大有人刈釘嘴鐵舌禮拜了退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

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
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一本云武
帝不契喚左右云撓出去

皇帝第一問祖師第一機舉如明鏡照初不亂光輝
當頭便截廓然無聖捱撥將來對朕者誰要取驪龍
珠須用逆鱗手要奪虎項鈴直下開乾紐對面金鑾
云不識倒行天子窠中勅烟塵一掃九重清蕩蕩皇
風看變革名不得狀不得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特地西來撓出去膠漆投兮箭鋒挂君王旣作家胡
僧有餘裕震旦從茲正眼開斬新條令鳳凰臺

南嶽懷讓禪師詣曹溪叅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
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
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
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
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
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
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

黃梅衣鉢直指單提甚麼與麼帶水和泥買帽相頭
量才補職透過佛祖位超出聖凡域一物不似真標
格雖從嵩山來不踏曹溪路對面不相識揚眉早蹙
過上前誠自屈八載方明露修證不無無染汚獅子
嚙呻象王回顧同見同得同行同步當陽一箭中紅
心天馬追風足下尋

馬祖道一在衡嶽山常習坐禪讓知是法器往問曰
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輓於彼庵
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輓豈
得成鏡耶師曰磨輓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
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
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
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

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

乳向水中識機從句裏彰索頭纔拽轉鞭影露堂堂坐禪坐佛輒磨作鏡打車打牛刃發於礪石火電光分皂白尾巴知未過窗櫺

馬祖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尊候如何好好動問鹽醬便撒是何心行馬師不忌口院主覺頭暈日面月面佛擡眸何處認心孤年老逆俗談真一回舉出一回新古今踏殺天下人

親府興化存獎禪師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作家纔跨戶鋒刃便交馳一喝兩喝同叅眼活一橫兩橫興化手精自非他種草那辨此權衡法堂打下屈難平天地黯黑河海消聲碧油幢下令不虛行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
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
許一朵花

春風放牡丹三人同賞鑑保福不瞞人喝采遭脫賺
長慶能截流斯言自無玷奇哉羅漢師機輪妙於轉
只此一朵花收來更芳艷人天渾莫測覲面看不厭
明眼衲僧刻舟求劍

金陵清凉院法眼文益禪師久叅長慶不大發明後
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
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

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
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
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
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
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
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
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
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
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
大悟

見兔放鷹遇孔著楔勘來行脚事不知最親切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山河與上座無端立異同著甚麼來由心頭安片石可憐還可笑重言不當吃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理極詞窮死款投還丹一粒當頭點春色十洲方激艷

益久叅長慶後却繼嗣地藏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平昔與師商確古今言句昭纔聞中心憤憤一日特領衆詣撫州責問於師師得知遂舉衆出迎特加禮待賓主位上各掛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問云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何太孤長慶

先師某甲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師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因緣昭云何不問來師云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昭豎起拂子師便叱云首座此是當年學得底別作麼生昭無語師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撥師云兩箇也于時叅隨一衆連聲道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聾昭與一衆憚懾而退師指住云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叅師發明已見更不開堂

將蝦釣驚借手行拳久叅長慶老不會一因緣語驚時聽機挫當年曾爲浪子偏憐客抵死隨賍要捉賊好一撻撥不撥解粘去縛釣鎖脫目前機死句中眼活萬象之中獨露身幾乎蹉過捲簾人

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緇素兩相逢佛法如游戲甲冑各隨身當鋒無失利一出入一來一去掣電之機鼓角聲填然難與決輸贏縱則同縱奪則同奪某甲非君子我亦不是佛

妙手兩無傷轉身俱活脫放牛桃林野歸馬華山陽皇風一片絕封疆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畫餅不充饑蒼龍解致雨強捏死蛇頭覲面何堪語須彌山掇向前萬仞峰頭能跨脚奔雷走電只如閒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觔

問佛甚平常答佛何孤峻要識麻三觔必是無星秤滯句乘言似瞽聾度刃奔流知性命祖師堂與宗門爪牙肯來無窖子迷去隔天涯佛不佛麻不麻機前有眼定龍蛇

雪峰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
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
作麼

雪峰鰲鼻露尾露首指示諸人張牙開口識法者戰
懼勇爲者抖擻好棚傀儡場線索天生就一一克家
兒一一弄蛇手獨有謝三郎不解隨命走何用南山
打著七寸毒氣螫人睂鬚無刺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

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
臨濟會下二僧叅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曰顧師便
歸方丈

見恠不恠其恠自壞纔跨門來便遭殃害當陽一口
沒人情濟北師僧也喫驚直下急回頭渾身無處躲
獸心人面慈悲普歸方丈箭猶深逐塊韓盧向外尋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
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乃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
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當軒踞坐不動鋒鋦驀地青天

轟霹靂雙耳空洞掩不及賓主歷然分虛空忙吐舌
照用一時行玄要當陽揭嶽撼山搖萬象奔奇哉臨
濟下兒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在香巖一日巖上堂有僧問不
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巖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
疎山作嘔吐勢巖云師叔不肯那山云不得無過巖
云過在甚處山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
從人得巖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還我法座與你道
於是巖令陞座如前問之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
巖云肯又肯箇什麼諾又諾箇什麼山云肯則肯他

諸聖諾則諾於已靈香巖云師叔恁麼道也須倒屣
三十年始得後住疎山常病返胃一日舉此問鏡清
病僧肯諾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諾山
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山云始慳病
僧意

刮肌見骨去肉討核線去絲來神出鬼沒未嘗毫髮
間似同水火隔倒屣三十年腦門甘著地始慳病僧
意只見西行利珍重平生啓後昆若屈之詞吐復吞
睦州陳尊宿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
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橫來直受彼立我走出理人事拏三道九逆斷脚跟
紅線索隔窗走馬看相撲茄子冬瓜種又栽相逢把
手上高臺

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
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
永字八法也不識

當空一點佛眼難見大小睦州慣得其便二十四家
書云何不會意永字互相瞞彼此成鈍置不鈍置拄
杖毛錐點畫分車同軌今書同文

睦州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

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
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立地峭巍巍垂手乾曝曝涅槃一段義一吹復一脚
借路經過以強凌弱經無此義當面諱却一著不到
滿盤錯殺人劍活人刀當臺明鏡察秋毫

襄州龐蘊居士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
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諦實之論清明之眼爲同事攝有大方便雖非棒喝
用宛具縱奪機劍刃舐蜜誰得喫電影穿針世所稀
轉轆轤活潑潑大扇洪爐烹佛祖蚊蚋飛飛欲棲泊

撰述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九

三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
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
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
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

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讀書破萬卷一句却懷疑
老歸宗兩眼赤以指喻指煞明白觸發箭鋒機射來
恰中的推倒須彌山不費纖毫力詎諸直捷就身打
劫一毫頭上十虛寬椰子如何肯受瞞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
魚海底有蓬塵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于是有省
居塵欲超羣金紫有卓識作者鑑來機金槌當面擲
口吞佛祖氣如王眼蓋乾坤赤骨髑圓頂方袍看不
難皮下剗來須有血別別吾常于此切山上有鯉魚
海底有蓬塵功勒燕然調鼎萬一言別脫鍼投芥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十九終

支那

牧雲和尚語錄卷十九

三

七

行實

姑蘇西華山秀峰寺門人行瑋等編

庚辰冬師開法古南一晚院衆懷香入方丈作禮乞師述行實師云年深歲久大段忘却然亦不必但衆兄弟各各行到自己實處便知我之實處衆固請師云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爲救度人之生死學者叅方行脚亦自期了脫生死了脫生死惟在實悟若無實悟生死不了所以古人爲衆說行實無非激勵學者不憚艱辛直至實悟而已初無別旨今既要我說

願各諦聽我蘇之常熟人俗姓張母趙氏上世則不知自高祖至我父皆爲清白之民我生七齡入館與兄讀書甫三年先祖歿我父少時亦沾書味至長不習資生惟陶然於酒嘗自慕劉伶諸賢以故家事零落我遂失學年十三寄食於舅氏舅氏家頗豐役我不以禮因不屑住踰躡又三四載有族舅趙君平新入泮往拜之因逗留於其家舅作時藝有望嘗勗我學而文社中往來者亦皆勸我學會舅之家人以我爲異姓非嫡骨肉中阻之惟以出內注記使我督自亦愚鈍兼之放逸不知用心然在書室與舅同坐起

因窺竊字義嘗中酒昏臥人惡我醉我心中了然戚戚念世間無常居無何舅欲爲我定婚割產家人中復有煩言仍不屑住遂歸白我父辭出家父不允是年睡中嘗夢遊佛刹見殿堂嚴淨益厭世相齷齪乃書決欲出家數語置父案頭遂遁去月餘父復覓歸懇再四求出家父知我志不可轉乃親送於維摩金粟堂禮慈門師爲眷屬時年虛度二十歲矣慈門師者與里錢聚沙居士同宗其初脫俗卽禮我先洞聞和尚先是洞聞和尚叅達大師歸住虞山三峰中峰已三十年檀越爲構金粟堂於維摩寺東請和尚卓

錫萬曆乙卯錢聚沙居士復延主破山禪寺是年不
期和尚復上金粟堂度夏我於厨中執爨滌得瞻禮
焉和尚一見顧衆曰此子如珠在泥中何來者衆以
新出家對和尚默然至夕懸燈時喚我問在家讀書
否乎我曰家貧未嘗讀和尚曰燈明能破暗爾對看
我立少間曰法正足驅邪和尚於時有喜色遂爲我
安名曰契門字智如隨示云法界之門非智莫入子
宜佩之乃命侍左右我朝夕親近因知有宗門事遂
傾心信樂尋閱禪關策進密自激勵中夜嘗習趺坐
和尚見之卽於人前稱我謂將來可成法器於是爲

我剃度夏末和尚復下典福我在金粟堂踰兩月思
和尚教誨因往覲和尚多方委曲攝受我於殿堂中
周視恍如疇昔夢中所見竊自悲喜益加奮發但和
尚生平接人不十分緊切嘗云此事要人實爲生死
自肯體究豈可按牛頭喫草我隨侍六載和尚多拈
古人因緣及自作語偈開誘本分一著不甚覲面提
持故我亦嘗作偈頌呈解和尚見必稱善囑語亦多
有偈囑云拋綸三十載意在有無中一雨桃花後深
潭起蜚龍其次云齒落硬難嚼適逢落地茄爛煮著
鹽醬自食還食他我在巾瓶之側蒙和尚薰陶獎誘

不覺日用志大言大廿五歲和尚忽然示寂自顧生死不了意欲他叅又念和尚初過世躊躇未決乃就商於宛然居士宛然居士者姓張諱大受號洪所少時舉鄉科曾遊達大師之門後爲江西弋陽令與洞聞和尚有契晚歸林下年七十餘一日與親朋宴會一笑坐脫蓋其平日於道有履踐者先是居士來山問山中弟子知有者幾人和尚云有某狂狂似可教居士遂呼我相見索我偈言看畢乃云子之種姓難得當自勗爲法門大樹亦屢著偈言勉我至是爲我決曰古之人皆遍叅卽汝之和和尚在子尚不可滯一

隅况已長往子將奚恃子行其時矣我曰何之居士曰方今海內提唱此道者落落聞博山單主張宗門子盍往焉我意遂決彼時先父已歿我回家辭老母我兄在隣家處館爲自無路資因往索赴舟之費次日卽搭船過蘓州身惟一衲肩荷一蒲團獨上江西時值隆冬途中值雪艱苦備嘗到博山見和尚有禪者出問和尚曰我有禪警語可讀依之作功我進堂住數日一日坐中聞梆聲不覺下單隨衆站立佛前忽自歡喜自念我在單上初不曾計較何以便向此站立此時堂中有三十餘衆皆力叅古話頭無暇與

人商量又因和尚先命依禪警語作功故丟開此疑不敢進問及依警語用功覺難相應思欲起單隣單勸我過歲亦因身子途中遇雪行李淡泊受凍成病時獅林師爲維那借得被襖與我故能遣過歲底因循至二月終進方丈辭和尚和尚道我雖是蘇州人舉動却朴實乃命獅林師出留住言方丈缺人可移單侍者察我心知和尚爲人欲依住但生在下路每事覺難隨衆乃進方丈白云某甲暫辭和尚和尚見我去志已決亦不強我雖出山心中快快到杭州傳聞今天童老人在天台通玄峰結茅蓬說法衲子嚮

慕是時意欲渡江以路費盡只得回蘇州相識勸往花山聽一雨法師講華嚴玄談聽時亦有頭緒以生死之疑礙膺旋聽旋忘期完到洞庭山靜室度夏一夕夢中見二青衣人若衙役相似拘我至一公庭有官南面坐一見不問來歷便令著實拷打將死我夢中自念此生若明得生死路頭死即不妨今生死不明設若打殺向去如何了結自覺苦極出聲大哭隣單推醒是夜有月起步中庭心中無限悽楚難以形容雖不看話頭若打殺了人要我償命相似耿耿放不下秋盡相識復邀至花山過冬生死心愈切日則

隨衆看經學業至夜衆皆上單我獨於佛前立香挨
到昏沉極始臥至新年同堂皆喜作元旦詩我心鬱
鬱亦作一詩有半生叅學無成就慚愧梅花特送香
以自感一日相識拉看梅花同行五六人我在路中
口則隨衆語笑心裏却自憂鬱同行皆向前我忽忘
却進步相隔里許同行廻喚始覺雖看梅花一總不
辨好與不好同行皆不知我心事是春會空林師到
山述老人在金粟開堂緣起我卽問路程空師去後
我卽下山於海鹽舟中遇達澄師自天台來同到金
粟見老人達師有問我惟求住進堂心中恍惚不能

發問因將洞和尚邊所薰見解書一紙呈方丈老人
略閱兩行便問備如今作麼生我擬議老人以番菩
提數珠照頭便打我禮拜老人又向背築一拳云你
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我此時雖不能直下便薦
從前所執忽然脫落走進堂裏身子輕快一日因石
奇師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
上行佛果老人云我卽不然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
涼我總作一頌云子期善聽伯牙琴流水高山共此
心古調試將今日操座中能得幾知音呈老人老人
看畢云老僧說話素來老實你到有聰明出語帶些

文彩惜未恰當我請問所以老人遂徵云你頌道能有幾知音如何是知音底事我無語老人云可見矣我禮拜快快歸堂時破山和尚爲維那見我所作頌常與我叙話以有見處人視我我自知未穩固自遜避一日坐中覺雜念陡起收攝不住乃進方丈問云生滅不停時如何老人卽擒住云是停不停速道我云有口道不著老人拓開云既有口道不著有甚麼生滅來我於言下想念覺無處覓然不知老人覲面提持之意雖云有口道不著乃偶爾成文其實未嘗親見道不著處乃進堂中常常看老人用棒至夏

末忽有箇會處將古人拈槌豎拂舞筭擎义公案錯看胸中若無所疑見人問著亦便下喝下掌一日老人落堂有僧舉博山四問老人命衆著語我亦隨衆第三問著語今已忘其第一問殿閣風搖樹行人盡解衣時如何著云勘破了也第二問清風翻白羽野老笑相親時如何著云東擲西拋不直錢第四問僧堂中幾人坐臥著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老人看畢顧我云勘破箇甚麼我一笑而退是冬老人命我掌書記臘八日卽于會下圓戒解制後同達澄師過明州奉化福泉山休夏此時自謂已有見處思同整理學

業九月復至金粟一日老人舉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話驗衆我復呈三頌第一頌云諸佛出身處繇來難告人自知較一半脚底最相親老人看至末首指云不親切我云前二首聾老人云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矣我便問如何是親切處老人便掌我卽豎一指云某甲也有老人云你猶未知落處在我便禮拜還不將此語介意是冬老人爲衆入室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我將坐具打一圓相而出老人不理一日我進方丈老人忽問你做書記嘗做偈費常住紙須償紙錢始得我曰且待後

償老人曰卽今便要我便打老人一掌老人微笑而休又值元旦頭首進方丈請上堂老人遂轉身面壁我卽曰大衆和尙上堂竟便出雖然如是仔細看老人未知落處之語覺透不過隱隱懷疑是年下蘇州同石奇師於藤谿禁足過夏冬間結制老人命入知客寮期滿復同石奇師休夏於虞山頂上破庵中有相識招過蘇州龍樹庵掩關秋後不到金粟老人遂問石奇師以掩關事述老人曰他若坐關必致死也石奇師將此語傳至我知老人意遂却掩關復到會下一日從方丈前過值一僧呈見老人問如何是你

大用僧舉手又問如何是大體僧復舉手老人云此猶是大用如何是大體僧無對我立窗外不覺正打動疑處日用間益放不過是秋隨老人龍池掃塔歸大眾欲與老人造壽塔要我作疏我不敢辭衆命信意寫得先呈老人老人謂我見解偏枯正色呵叱我此時進退不得雖信服老人語然自己不肯認全無見處不意冬至後忽犯傷寒病中昏昏除却舉動似無主宰方始著忙覺從前見解受用不著并平日學業好勝之心一齊灰下至春略健卽隨老人上福建黃檗一日寮中看佛果禪師語錄小叅中云老僧往

日爲熱病所苦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腳訪尋有道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瀉叅真如和尚終日面壁嘿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季許忽有箇省處然只認得箇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箇動用若被人援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卽有世法上看卽無我讀之見自己所病恰與相合不覺汗下此時舊蘊知見旣發憤併絕時中自審自看了無把柄故愈著急每逼拶極時心膽戰裂頭目昏暈移時方醒又自慚惶不敢

向人吐露黃檗山解制相隨老人到杭州鳳林寺復犯傷寒老人應育王請呼我帶病隨侍開堂日因黃司理入方丈請益老人以司理請書有撞倒鐵山之語乃舉薰風自南來話詰云設到者裏祇可自了我在傍恍然一日因天童山請齋我亦與數夜坐間偶達澄師論諸同叅謂惟我柔弱老人應聲曰彼骨硬非軟弱者我卽自念老人將謂我是箇人然我脚跟未穩骨硬何爲思之愈覺難過老人進天童我病辭回常熟調理深恨此事不得明白知解雖因揩磨日有增長然退步扣已未見諦實處胸中結滯無暢快

時節次季正月偕石奇諸師上山一日老人題得卽景偈同叅皆和我亦隨之題萬松關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毛涼老人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毛涼我於言下脫然有省老人又題得活眼泉偈自持入寮示我我亦作呈數過老人皆不愜意乃歸寮中力加思索悶悶之際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其時覓身相了不可得直下湛然古人所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密密相契前所疑老人一掌落處不言而喻是夕寮中正睡忽鐘樓撞鐘復踴躍起坐默念此事本來現成本自明露何故從前錯用

功夫雖老人三番四覆覲面提持鈍不能薦却用心
思意測向知解上著到言句中求的動用處躲根愈
求愈遠枉受辛苦豈知機智識情一點也用不著繇
是悲喜交集復自慚自愧不敢呈似老人老人便自
知得因過夏同鹽梅石奇諸師於長庚樓頌古共呈
老人老人方始說出道我春來進山有新契證我至
是深服老人平日勘人惟一味諦實不取口舌便利
機語相似偈頌尖新商量古今賺誤學者是秋欲在
山住爲一連兩季傷寒精神虛損筋骨無力兼之思
索多季心血耗盡不能久隨務作因勉強辭老人下

蘇州圖炙好此病不料炙後反染脾泄經及兩載重
時瀕死然比前病中遂自安穩初不著忙但念此生
忝入法門未曾代佛祖出一口氣死卽泯泯故將始
從洞聞和尚提獎知有大事因緣末被天童老人逼
拶水窮山盡省得本分消息形於紙墨藏諸篋中至
乙亥秋脾病不覺漸好正值老人七旬因卽收拾冬
衣上山老人一見大喜云山中寮房略覺次第正要
你們來隨我久住住茶罷命卽送我入記室一日老
人晚粥時我將前病中所記行繇呈似自云請實供
通老人目畢復徵我云這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

通實消息看我便上前展兩手老人云不是不是我
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也老人云瞞卽瞞不得且
惑亂你一上我立移時禮拜出一日我入方丈記室
值老人正對木陳諸師曰鹽梅出語一味好奇不甚
恰好驀回顧我曰就是你語未可刻在我不覺悚然
一日老人命我爲亡僧秉炬我將秉炬語呈進老人
看畢乃云好卽好可惜一粒鼠糞壞一鍋羹我又悚
然直至歸寮方省一日堂中維那有事我進方丈乞
處斷老人以杖度我云把你去處斷我以手却曰此
待伊自肯始得老人倚杖微笑我趨而出一日因解

制衲子出山互相賡和老人索稿咸目之見我所作
乃搖首曰不好不好我不對次日老人從法堂出見
我便云昨看諸偈你底較切近餘皆迂而不實不見
古人道用南山作麼我亦不對一日我將寮中問答
機緣進呈老人曰接機正室憑自己真實處我又舉
疎山問馮山聲色話老人曰古人發明後隨師家十
季二十季操履者正爲此也語皆引而不發我因默
喻古人之旨一日我又將婁江小叅問答進呈乞簡
點未穩處老人曰大端不錯便休乃命坐叙他話中
間論及寫字老人云古人會寫字者極多惟王雅宜

字死而活我復默領老人意一日因獨往居士出逢渠解後有附評評黃檗勘語我因坐夏無事據欵辯析進呈方丈老人目畢至夜自持入寮云者些是你辯底麼我曰是老人曰你只顧者些更須隨務始得不見當初瀉山只帶把刀做典座向後得爲瀉山主人乎我遵老人訓是秋雖病不敢辭出坡其季蓋丁丑至十月初一日我同石奇師辭老人出山方丈茶訖老人拈拂二柄曰各把你一柄去石奇師苦辭老人曰汝但將去老僧衰邁了我因顧石奇師曰事到其間且收取於是禮辭是冬下婁江靜室寢歲戊寅

春與岫雲輩住銅井山至舊歲己卯四月我復入山省覲請老人題像老人曰你說來我寫我便展像云某甲已說請和尚寫老人遂題云者老漢只可看不可判拈條棒子當頭打一鼻頭穿一貫正眼從來廓頂門歷歷綿綿續不亂我便禮拜衆兄弟如上所述乃山僧自出母胎至於脫俗叅師請益契入一期之事中間委委曲曲轉轉折折已醜不合外揚以衆兄弟逼不得已今晚自暴自露正眼看來大似夢中說夢切忌認著我說何故當人分上本無是事豈可拘直作曲縱說以悟爲期單刀直入底那裏有許多

撰述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二十終

生受衆兄弟還會麼不見道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
他人行處行於時衆皆歡喜作禮而退

牧雲和尚語錄卷第二十終



七卅六